

流动的盛宴

[美]海明威/著
陈燕敏/译

这是一家令人愉快的咖啡馆，温暖干净、对人友好。我把旧雨衣挂到衣架上晾着，再把那顶旧毡帽放到长椅上方的架子上，点了一份牛奶咖啡。等待者送上咖啡，我就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笔记本和一支铅笔，开始写东西。我在写密歇根州北部的故事，这种寒风呼啸的天气，正是所写故事的那种日子。我自孩童时期、青少年时期和刚成年时期以来，早已熟知秋末的景色，而写这些在某个地方会写得更好。那就是人们所常说的把你自己移植到另外一个地点。我想这对人或对其他不断成长的事物来说，可能都是必要的。但是在我写的故事里，一些小伙子正在喝酒。这让我觉得口渴了，于是就点了一份圣雅各朗姆酒。冷天这酒喝起来爽极了，我就接着不停地写下去，感觉很好，觉得这不错的马提尼克朗姆酒让我全身心都暖和起来。



流动的盛宴

A Moveable Feast

[美]海明威 著

林之鹤 译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黄山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流动的盛宴 / (美)海明威 (Hemingway, E.) 著;
林之鹤译. —合肥: 黄山书社, 2011. 12
(海明威经典小说集)
ISBN 978-7-5461-2336-3

I. ①流… II. ①海… ②林… III. ①海明威,
E. (1899~1961) —回忆录 IV. ①K837.1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48586号

流动的盛宴		[美]海明威 著	林之鹤 译
策 划: 英特颂		特约策划: 陆焕峰	责任编辑: 张月阳
特约编辑: 姜瑞清		责任印刷: 李 磊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黄山书社 (http://www.hsbook.cn/index.asp)			
(合肥市蜀山区翡翠路1118号出版传媒广场7层 邮编: 230071)			
经 销: 上海英特颂图书有限公司		营销部电话: 021-56550055	
印 刷: 上海市北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电 话: 021-56550779	
开本: 880×1270 1/32		印张: 6.625	字数: 120千字
版次: 2012年2月第1版		2012年2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61-2336-3		定价: 1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如果你有幸年轻时在巴黎生活过，那么余生无论你在哪里，她都和你同在，因为巴黎是一席流动的盛宴。

欧内斯特·海明威
于一九五零年致一位朋友

前 言

作者有足够的理由在本书中略去了许多地点、人物、观感和印象。其中一些是秘密，一些是众人皆知的，关于这些大家都已写过，而且毫无疑问还会更多写下去。

此处并未提及阿纳斯塔西体育场。一些拳击手就在那里作树荫下餐桌的侍者，而拳击场就在花园里。没有提及与拉里·盖恩斯一道练习拳术，以及冬季马戏场那次打了二十个回合的精彩绝伦的拳击比赛；也没有提及诸如查利·斯威尼、比尔·伯德和迈克·斯特拉特这些好友；也没有提及安德烈·马松^①和胡安·米罗^②。

① 安德烈·马松（Andre Masson，1896-1987），法国画家、雕刻家，是超现实主义艺术先驱和大师之一。

② 胡安·米罗（Joan Miró，1893-1983），是与毕加索、达里齐名的当代西班牙三大现代派画家。米罗的绘画风格是想象奇特、色彩鲜艳、隐喻形象。

说 明

1957年秋天欧内斯特在古巴着手写这本书，1958—1959年间的那个冬天他在爱达荷州的凯彻姆继续写，1959年4月我们去西班牙，他随身带着初稿，后来又带回古巴，以后又于当年深秋带至凯彻姆。1960年春他在古巴完成初稿，一度就搁在那儿而去写另一本书——《危险的夏天》——那是关于安东尼奥·奥多涅斯和路易斯·米盖尔·多明吉于1959年在西班牙斗牛场激烈角逐的书。1960年秋他在凯彻姆对本书做了一些修改。本书讲的是自1921年至1926年他在巴黎度过的岁月。

玛·海^①

① 这是作者海明威的第四任妻子玛丽·韦尔什·海明威（Mary Welsh Hemingway, 1908-? ）。

CONTENT | 目 录

- 001 | 圣米歇尔广场一家好咖啡馆
- 008 | 斯泰因小姐的指教
- 020 | “迷惘的一代”
- 029 | 莎士比亚图书公司
- 034 | 塞纳河畔的人们
- 040 | 一个虚假的春天
- 051 | 一项副业的终结
- 057 | 饥饿是很好的训练
- 067 | 福特·马多克斯·福特和魔鬼的门徒
- 077 | 一个新流派的诞生

085	与帕散在圆顶咖啡馆
093	埃兹拉·庞德和他的“才智之士”
101	一个相当奇特的结局
105	一个打上死亡印记的人
113	埃文·希普曼在丁香园咖啡馆
123	一个邪恶的特工人员
128	司各特·菲茨杰拉德
162	鹰不与他人分享
172	一个尺寸大小的问题
179	巴黎永远不会结束
196	译后记

圣米歇尔广场^①一家好咖啡馆

那时天气很糟，秋天结束的时候，这样的天气总会来临。夜间我们^②不得不关上所有的窗户，以免雨水打进房间，而寒风会将护墙广场上的落叶卷走。那些落叶浸泡在雨水里，风卷着雨扫向停在终点站的大型绿色公共汽车，业余爱好者咖啡馆里挤满了人，室内的热气和烟雾将窗户蒙上一层水汽，使之变得模糊不清。这是一家经营得很差的十分糟糕的咖啡馆，这个地区的酒鬼都拥挤在那里。我对它一向望而却步，因为那些饮者实在肮脏得很，臭气熏人，醉酒之后浑身上下弥漫着一股酸腐味。经常光顾业余爱好者咖啡馆的男人和女人总是在那儿喝得

① 巴黎的一个著名广场。

② 指作家海明威本人与他的第一任妻子哈德莉·理查森（Hadley Richardson，1891-1979），她长作者八岁，两人相遇于1920年，次年成婚，定居巴黎至1926年。

醉醺醺的，就算他们买得起，多半也是买上半升或者一升葡萄酒之后就一直待在那里。许多名字奇怪的开胃酒在做广告，不过少有人买得起，除非喝一点作为垫底，继续大喝葡萄酒。喝醉了的女人被称做poivrottes，那是女酒鬼的意思。

业余爱好者咖啡馆是穆菲塔路上藏污纳垢的地方，这条令人惊叹的狭窄而拥挤的市街通向壕沟外护墙广场。那些老公寓房都建了蹲式厕所，楼房的每一层在楼梯旁都有一间，在蹲坑两边各有一个刻着防滑条纹的水泥铸成的凸起鞋形踏脚，以便住户上厕所时不致滑倒。这些蹲式厕所把粪便排放到化粪池，而在夜间唧筒则把化粪池里的粪便抽到马拉的运粪车里。夏季所有的窗户都是大开着的，我们可以听见唧筒抽取粪便的声响，那刺鼻难闻的气味实在让住客受不了。那些运粪车都漆成棕色和橘黄色，当这些运粪车缓缓行进在勒穆瓦纳红衣主教路上时，那些装有轮子的、由马匹拉行的圆筒车身，在月光下看起来好像布拉克^①的油画。不过，没有人给业余爱好者咖啡馆清除垃圾，那些张贴出来的禁止公众酗酒的法令和惩罚条例已经是纸质发黄、满是蝇卵，无人过问，正像酒店里的那些顾客一样，持久不变，气味难闻。

伴随着最初几场寒冷冬雨的光顾，这座城市所有让人觉得心酸的场面骤然而至。走在街上，却再看不到高高的白色屋顶，映入眼帘的却是阴暗潮湿的街道，一个个门户紧闭的小店铺，出

① 布拉克 (Georges Braque, 1882-1963)，法国画家，首创立体派。

售草药的商贩，文具店和报亭，那个二流助产士及诗人魏尔伦^①去世的旅馆，在这座旅馆的顶层还有我的一个工作间。

要上六段或八段楼梯才能到顶层，顶层的房间非常冷。我知道要去买一捆细枝条、三捆用金属丝捆扎的半支铅笔长的短松木劈柴，以细枝条引火，再加上半干的硬木片方可生火，使房间暖和起来，可这些要花去我多少钱啊。因此，我走到街对面，抬起头来望望雨中的屋顶，看看是否有烟囱在冒烟，烟又是如何冒出来的。并没有冒烟，我考虑到烟囱可能是冷的，不能吸起烟尘，想起房间里面也许浓烟弥漫了，燃料全然浪费，钞票也就打水漂了，就继续在雨中前行。我一路经过亨利四世公立中学、古老的圣艾蒂安山教堂、寒风凛冽的先贤祠广场，接着向右拐去找个躲风避雨之处，最终到达圣米歇尔林荫大道^②的背风面，顺着林荫大道再向前行，经过克吕尼教堂和圣日耳曼林荫大道，直到圣米歇尔广场上我知道的一家好咖啡馆。

这是一家令人愉快的咖啡馆，温暖干净、对人友好。我把旧雨衣挂到衣架上晾着，再把那顶旧毡帽放到长椅上方的架子上，点了一份牛奶咖啡。等待者送上咖啡，我就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笔记本和一支铅笔，开始写东西。我在写密歇根州北部的故事，这种寒风呼啸的天气，正是所写故事的那种日子。我自从

① 魏尔伦（Paul Verlaine, 1844-1896），法国抒情诗人，现代语词音乐的创始人，是自浪漫主义诗人过渡到象征主义的标志。他的首部诗集《感伤集》（1866）深受象征派诗人波德莱尔的影响。

② 圣米歇尔林荫大道和圣日耳曼林荫大道是巴黎拉丁区的两条著名林荫大道。大道两旁布满各种各样的店铺和咖啡馆，经常人流如潮。

童时期、青少年时期和刚成年时期以来，早已熟知秋末的景色，而写这些在某个地方会写得更好。那就是人们所常说的把你自己移植到另外一个地点。我想这对人或对其他不断成长的事物来说，可能都是必要的。但是在我写的故事里，一些小伙子正在喝酒。这让我觉得口渴了，于是就点了一份圣雅各朗姆酒。冷天这酒喝起来爽极了，我就接着不停地写下去，感觉很好，觉得这不错的马提尼克^①朗姆酒让我全身心都暖和起来。

一位姑娘走进咖啡馆，在一张靠近窗户的桌子边独自坐下。她长得极其秀美，面色清新，充满青春活力，就像一枚刚铸成的硬币，要是人们是以柔嫩细腻的皮肉和被雨水浸润而格外鲜艳的肌肤来铸造硬币的话。她的一头乌黑的秀发就如同乌鸦的翅膀那么黑，发式修剪得轮廓清晰，斜斜地掠过她的面颊。

我看着她，她扰乱了我的心神，使我异常激动。我多希望能把她放进我的故事中，或是别的什么地方，不过，她已经安顿好自己，看着街头和咖啡馆的入口处，我这才明白她是在等人。于是我接着写下去了。

这个故事自己在往前，有段时间要赶上它很吃力。我又点了一份圣雅各酒，每当我抬起头来，或是用卷笔刀削铅笔，让刨下的螺旋形碎片落到酒杯下的小碟子上时，我总要注视着这位姑娘。

① 马提尼克（Martinique）岛位于拉丁美洲向风群岛中部，1635年沦为法国殖民地，1946年改为法国的海外省。

我已经看到你了，你这美人儿，不管你在等谁，或者我以后再见不到你，但你现在是属于我的，我想。你是属于我的，整个巴黎都是属于我的，而我是属于这个笔记本和这支铅笔的。

然后我又回到写作上，我在这个故事中陷得太深，以至于连我自己都迷失了。此刻是我在写这个故事，而不是它自己在往前，而且我不再期待，也浑然不知现在是何时何地，也不再去点一份圣雅各朗姆酒了。对圣雅各朗姆酒我已经腻了，不再考虑它了。后来这篇故事完成了，我也很累了。我把故事的最后一段读了一下，然后抬起头来，寻找那位姑娘，她已经走了。我希望她是和一个好男人一道走的，我想。不过我还是觉得有点失落。

我把这篇故事合在笔记本里，把笔记本放进上衣的里袋，向侍者要了他们的一打葡萄牙牡蛎和半瓶白葡萄酒。写完一篇故事之后，我总是空荡荡的，既落寞又快乐，好像做了一次爱。我有把握这是一个很好的故事，不过在第二天重读一遍前我也不清楚它究竟好到何种程度。

我吃着带有强烈海腥味的牡蛎，它的轻微金属味被冰镇白葡萄酒冲走了，口里就只遗留下海腥味和多汁的牡蛎肉。当我从一个个贝壳里吸取冰凉的液汁，再用清醇的葡萄酒把它送到肚子里去的时候，原先空荡荡的感觉就没了，开始快乐起来并着手制订计划了。

既然坏天气已经来了，我们不妨离开巴黎一段时期，到一

个没有雨却有雪穿过松林飘落，把道路和高高的山坡都覆盖起来的地方。在那里当夜晚我们徒步回家的时候，就会听到脚下的雪吱嘎吱嘎作响。在前锋山^①的南面，有一家农家小别墅，那里的膳宿公寓条件好极了。我们可以在那里一起读书，晚上可以开着窗户，暖暖和和地一起躺在床上，外面星光璀璨。那是我们可以去的地方。火车三等车厢的价格并不贵。那儿的膳宿费比起我们在巴黎的花销也不见得贵上多少。

我决计把旅馆里我用来写东西的房间退了，这样一来只要支付勒穆戛纳红衣主教大街七十四号的房租，这就微不足道了。我为多伦多^②写过一些新闻报道，稿酬的支票已经到了。无论在哪里，或什么状况，这些报道文章都能写，所以这次短途旅行的钱不缺。

或许离开了巴黎我就可以写写巴黎了，正像在巴黎我就能写写密歇根那样。我并不知道这么做还为时过早，因为我对巴黎的了解还很不够。不过最终巴黎还就是这么写出来了。无论如何，如果我的妻子想去，我们就会去的。就这样，在我吃完牡蛎，喝光葡萄酒，付了账之后，我就冒着雨——现在雨不过是当地的坏天气，而不是某种改变你生活的东西了——抄近路赶回圣热内维埃弗山，回到小山顶上的那套房间。

① 前锋山是位于瑞士西南日内瓦湖北湖滨的一个小城。

② 此处指的是《多伦多星报》。海明威早年曾担任该报驻巴黎的记者，后辞职任专职作家。

“我想这棒极了，塔迪^①，”我的妻子说。她的脸庞轮廓典雅，每次做决定的时候，她的眼睛就会发亮，面露喜色地微笑起来。似乎这些决定是些重礼一样。“我们什么时候走？”

“你想什么时候走都可以。”

“噢，我想马上就动身。你是知道我的。”

“或许我们回来的时候，这里的天气就会晴好了。要等天气晴了，变冷了，就会非常好的。”

“天气肯定会转好的，”她说，“临时想到外出旅行，难道不也是很好的吗？”

① 塔迪 (Tatie) 是海明威为其本人取的绰号。

斯泰因小姐的指教

我们回到巴黎的时候，天气冷冽晴好。这座城市已经适应了冬季，我们住的那条街对面卖木柴和煤的地方就有好木柴供应，很多舒服的咖啡馆室外的火盆里生着火，这样人们坐在平台上也可以取暖。我们自己的公寓套房里温暖而欢快。我们烧的是煤球，就是用煤粉压制而成的卵形煤团，放在柴火上，而街上冬日的阳光是美好的。现在你已经对见到蓝天映衬下的光秃秃的树木习以为常了，你迎着清新冷冽的风走在横穿卢森堡公园被雨水刚冲刷过的砾石小径上。那些没有树叶的树木，在你看习惯的时候，一棵棵就像雕塑一般。冬日的风轻拂过池塘的水面，在明媚阳光的照耀下，一座座喷泉往外喷水。既然我们有过在山区的生活经历，眼下所有的远景看上去都变得近了。

因为海拔高度的变化，我并不在意那些小山的斜坡，它们

只令我愉悦，而登上旅馆顶层我的工作室，从那儿远眺这个住宅区高高的小山上的房顶和烟囱也成为了一种乐趣。房间里的壁炉通风很好，工作起来既暖和又愉快。我把买的柑橘和烤板栗装在纸袋里带回房间，剥去橘子的皮，吃着像柑橘原产地丹吉尔的红橘那样的小橘子，把橘子皮扔进壁炉里，把核也吐进熊熊的炉火里，我吃橘子的时候就这样做，饿了的时候，就吃烤板栗。徒步行走，加之天寒和写作，总是让我感到饥饿。我在顶层工作室放了一瓶从山里带回来的樱桃酒，在我快要写完一篇小说或是快要结束一天工作的时候，我就喝一点樱桃酒。在我干完这天工作的时候，我就把笔记本或者稿纸放到桌子的抽屉里，把剩下的柑橘装进口袋。如果把这些柑橘留在房间里过夜会冻坏的。

知道自己在工作上运气不错，所以在走下这段长长的楼梯时，心里爽极了。我总是一直工作到有个结果出来，总是在知道下文的时候才搁笔。次日就有把握怎样接着写下去。不过，在新故事开头开不好的时候，我一定会坐到壁炉前，把橘子皮里的汁液挤到火焰的边儿，看着在噼啪声中蹿起的蓝色火焰。那时也会站着眺望窗外巴黎鳞次栉比的房顶，心中在想：“别担心。以前你一直在写，眼下你还是会写下去的。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写出一个真切的句子。写出你知道最真切的句子。”所以最终我会写下一个真切的句子，就此进行下去。此时一切就简单了，因为总会有一个真切的句子是我知道的，或是曾经见